



1 4
1555
102



1.4
1555
102

碧血錄下

繆西谿先生自錄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子故以獨子受憐
自提拘以至髻鬣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
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為孝廉夏維卿先生十四
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鳳鳴辛未進士見而賞之
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子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
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

碧血錄下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
四月十日
昭示

吾父與二伯澄鸞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
同日繫李禍在里豪子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
子試縣令聞詔安胡公諱士鼈號葵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
問左右此于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
惡何以有今累因廉知吾父伯冤立上書主獄蘇州理
郝公諱瀛號渭陽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
父得稱為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
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以庶常出是歲萬歷之

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
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成湖廣蘄水人辛未
進子以天啓辛酉典楚闈以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
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
解首相期懸燈於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
應天至戊子而予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諱朝國
癸未進士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其卷云近試郡邑
青衿獨子為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李雲閒理李公
諱雍號中石吾常理張公諱鳴岡號見菴萬安人庚辰進士二公皆有
丙戌進士

非常之目予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
 成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贈炙一時至
 今猶為士林所誦自是予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
 吾常理閔公諱廷甲號翼墟湖廣
 蕪水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搜子卷置之
 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新
 屏丙戌進士禮遇加隆諸公
 子孝廉會相遇於公車講通家自丙辰以後子棲遲里
 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蕪水一
 憑閔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子屬
 尹淡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淡如荅書云使者方

代得之警爾此其三 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

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海澄立臺

柯公諱挺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擯斥吾年三十矣甲午縣試第

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

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

後痔血下注中血下削遂得痿症臥牀褥者十五年吾

母手操筥鑰予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

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予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

母殯權厝於赤岸之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於涇

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
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懷
雲庚辰進士并
試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
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
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以
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
不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
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子孫矣無論其仍其改勒
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益溢

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
予之契如石實真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予文
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為吾
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於是有青州之游館
馮塾者兩月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璫禍罷予乃四
歸文敏為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
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觀
我壬辰進士
以上海令分考得予卷甚晚舉示同考浮梁陳公諱大綬
號赤若
乙未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
菴丙戌進士公大賞異
進士

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副考長沙莊公

諱天合號冲虛

已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予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

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予遜謝不敢當同年顧朗仲一見

莫逆其古學古心予遜而推之定為石交後朗仲死予

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

季女適其季子蓋朗仲在予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歿後

益窶予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為治恒產亦吾未了

事也予為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

之費不貲家日益落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

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已五十二矣

本房為今禮部會稽錢公

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

以春秋分易二

房同門二十一入子為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

後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折卷呼子名同考皆為公

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子

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為館選機云會三十一名殿三

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子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

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

得者倡為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

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子且
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予了不
爲動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於前議
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
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福清爲政意有所向而故抑其
名以鎮外議而予名卽後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
年昵之者并不樂予予貧不能徵遂飲食僻不能駢輜俟
門王家二三少年且厭且惡予日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
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癲

不瘋癲予不知獨以爲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男
子闌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
庭無恙光廟差闡韓本用告變於上其辭曰皇爺可憐
此鈔報所其傳也旨既下部擬依回連朝不決而提牢
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於
瘋癲之下特加姦徒二字又有姦宄叵測行徑隱微之
語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義正
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於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
動也予故語人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

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
瘋癲者恨不剗刃其腹矣而同郡某日走要門蜚詞交
構所構不止予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於其鄉
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遂崇仁而帶及也疏
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予方擬授檢討候旨久不下
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予義不受辱具呈引疾
懇院長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
予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
為人所迫也予出一揭應之人以為辨而平歸而杜門

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嫌予
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為保持兩俱得免後
跽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
專在吾爾 會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
夢方竭 忽聞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徹不可合
遂擲去 惟突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
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予以正月戒行
至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面始壬
亦衙門之所創見也時遼陽陷沒洵洵惶惶舉朝失措

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嘆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弓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於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閒有不愜人意者予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而予取第二名文安之得館選為署中眉自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子出者閒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

鈔撮成之病不勝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以八南昌及周漢陽以一疏竝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子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可復止矣公默然予乃曰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賜公始怫然而予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請放得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予不以子言告也南昌

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子不知何人傳之
嗟乎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
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流豈非天哉自廣
寧既失經撫之議日有紛紜子時爲無縱無筋之論福
唐漸遠子矣時璫營墳於玉泉山遣人乞墓碑於子子
拒之彼又再三促予以壽寧事爲鑒子曰壽寧會困李
獻吉今日壽寧安在璫聞之憤益甚而禍自此愈深壬
戌廷試子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
月 日補左春坊左贊善隨以 月 日 封

諸藩予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
之盜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予以 月 日出
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餽無所受明年二月還里舍
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 月轉左春坊左諭德時
高邑秉銓銳意澄情執政無所闕其說福唐以下多不
悅福唐故堅臥以遲之而言路之窺伺者起矣於是遂
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
座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
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

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憤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淡其詞但辨未嘗抵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卽欲發抄予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準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

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爲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憇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二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予謂此說可斬屬之於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

之失平宐任其咎矣福唐於我不爲不知已予自童子
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
進者乎況福唐之爲輔何至可斬而出之子哉惡規喜
諛福唐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
心我而疑其票雷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
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
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
个臣蒲州近之矣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
門予亦不敢數數閒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是夾袋中

人予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
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
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谿爲
高邑門人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嗾梁谿不得之梁谿者
則嗾我因巧離我於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
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諡諡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
轉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聞寂子時時過慰
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予曰人被
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訶者所得子弗避也南篆之推有

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畱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
請告傳旨閒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
追贓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
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予亦不以求免而辭
代草也嘗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自其屬官耳使北地
在詞林亦不為洪洞具草況應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
操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節雖百世可滅哉宮不
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造物之成人巧
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

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
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為江西事然疏之始
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荅非可草草夫
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
承 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
註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
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
公私之槩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
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

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予行真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為文有筆而無學為學有識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辱之狗奴獰賊之手忍自引決浩然往矣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就逮詩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逸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車前白日愁衰門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妻

唐也錄下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吸藿藜榮
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後生覆
巢寧有卯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未割正合懺餘殃稍
足無盈囊長貧且厭糠緹縈何處訴軟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為友常分謫推賢必讓先我
心無曲折入性有儂便生死交應在寧為異已憐

慰妾

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添愁淚不乾腸斷琅璫聲一響
堂前只尺不相看

其二

來時自矢死靡他貼意摩娑賴起疴昨夜飛魂驚入夢
蓬頭跣足叫天那

其三

身血錄下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我是剛腸鐵石人不爲女子惜嬌春蓮花會上來相接
其禮如來證往因

高景逸先生絕筆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
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別友柬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
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
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其二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歷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
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滋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
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
不將兒女淚沾裳

其二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秉筆
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

思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其二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歷丹旣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
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為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滋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
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

宿旅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喧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
不及呢喃燕子飛

長鄉呈大兄三首

長途運袂若為歡只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陽百轉
摠餘清淚對誰彈

其二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
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惣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
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弛黨禁
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
生生願誦法華經

其二

絲絲脩省業因微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
佛前合掌著緇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
鵲鴿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以直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
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

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
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冝服布舊之衣不
冝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惜福
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童子秀才時低眉
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未見吾今日囚服
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
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慎以守身二也祖父
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
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

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
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
苦苦積累且吾此番消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
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
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
須與妝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
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
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

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哀哉

天人合徵紀實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冬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為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也璫禍而衡復歸於所

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
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
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
百丈起尾箕閒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泫泫下同
坐者問故客曰此紫宮為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
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
冤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而楊左魏之凶問至歿白
氣竟天之時正獄卒承璫命之時也嗚呼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
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用爭乎豈將殺周顛一公
耶翌午而周卒死顏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
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廿六到南鎮
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
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
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
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
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偃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顛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自爲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右周居左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詔比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面色頗厲勒五

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噤噤置姓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服事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爲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掛賀是日公始知喘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

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楊敲五十袁楊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且夕速爲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

二十日中丞家人送飯芽茶中雜金屑以進爲獄吏所覺家人輩俱默逃去中丞嗣後遂絕傳單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二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戶限之外鬻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昇入左公轉回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溼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楊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

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方言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為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二劉則真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甘棍是日獄吏猶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尸出尸在牆之下以石為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臭徧街衢

尸濕沾沾墜地

八月初十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周穆敲三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穆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賊完公家饒出橐中故特為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賊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故前一日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王廟鎖頭顏紫手斃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某病劇上命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賊完裹巾結襪逍遙獄中方怨顧賊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尸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桺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片紙報顯純云顧大章大病客雜興

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沾衣曰一網盡矣次日而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當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二君子暨孟弁三人共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著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從後牽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尸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日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棍三十榜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躑躅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日之晨劉卒復至日五日之期足矣今晚必不能相全奈何客曰然會當有變獄卒竊笑而走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

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贓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爲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贓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廟會審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潤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跪反覆辨論甚直而十人承璫命竟擬斬刑又責公十竹板嗚呼璫之虐焰一至於此是日璫遣聽記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付去禮甚恭

二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尸出於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牀褥以
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
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
如天上倩孟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枕出家
人拆而得之竟為顏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
持此贖死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唯雜菜一
把扁豆莢斤許及蘋果五六個而已

魏公受刑較之楊左為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
刑叫聲便不能朗十七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
伸

袁公素善病到此司後遂僵臥不能起陰囊大如三斗
器行履頗有所妨然竟以病故竟死不受一棍唯夾桄
二刑加三五番而已

袁公贓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為少

善血錄下

予知不足齋叢書

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初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弈以
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
具

周公贓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
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以支辭爲解或云公死
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慙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
布便了又念贓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
與孟弁竊笑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

之不已笑謂孟曰嘗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
快視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
事終日浪談何益顧向周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
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
付出故尙雷榻下何至膏膏乃爾周慨然曰吾亦作數
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亦合謀以
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
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尸至周尸出日

厚賄獄卒獲之後客南還託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公有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肉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日瞑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爲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思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宣革囊於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向爲顯純所毒忤忤不已忍再見其面乎惟速盡爲快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候大門內當事者到

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數訖鳴鼓升堂而坐坐定開獄呼各犯官到廳事前跪伏方出手牌喚家屬八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贓

鎮撫納贓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鎮撫刑具凡五 一械堅木為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中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 一錄鐵為之即銀鐺也長五六尺盤左足

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 一棍削楊榆條為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桯用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桯兩人扶受桯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桯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桯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

不移動又用大扛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從右畔
猛力敲足脛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洒地也
此容習見之非關瞽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蒼頭踉蹌道上
知者皆為之飲泣

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二魏為之其死也則更有
說焉楊左魏璫所甘心者也廣微實力圖之周袁顧則
馮銓續為之者也彼時銓新入政府感璫之特遇故殺
三公以當謝京都貴人言之向與銓為龍陽之好者也

楊左魏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於

楊左分其先後時魏復一 坑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璫遣聽記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
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虐一日聽記
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回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贓得伏脇下細語顯純後
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荅不許為方言

詔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閒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
子畢至時則奕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辦獄卒

皆驚以為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附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惡富貴鄙夫遇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饒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往往將抵易涿閒訪田荆其人掄干秋契道中聞六君子之獄興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

噓憑弔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逐與與夫馬圉相歡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顛末諸公亦竊知客為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冤諸君子之事為邏所察踪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盡一日馳二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間所傳天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天變雜記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涌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沈東至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蕩疊穢氣熏天瓦礫盈天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

如狂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
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科道意火藥局失火
緝拏姦細此真二百年來未有大變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霹靂之
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漲天良久未
散云云等語

后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
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
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

毛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屬目俄而東城震聲發
矣

哈噠門火神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
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
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閒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扃不開此日鎖鑰俱斷有
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老頭旋眼
闔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了急覓路傍一酒櫃靠
定少頃明亮擡頭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

紗帽蓋眉細看之俱是身補各面面相覷而散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土長班俱死屯院內書手雷該相
與持鋤鏃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
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
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擺裏之騎驢而去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
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人曰沒有許多
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
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

自配

有一紹興周東月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
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途遇六人拜揖尙
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其人號周季宇一說頭飛
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黏住猶動眉毛
又黏在一處尤異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不見面夫人住後房一
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於天井
其房一瓦不動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騏驎近在頭上一驚墮馬傷額方在嚷開東城忽震

嘉興項家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馬馬

有一人姓王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亮椅卓迸裂拾一鐵彈秤有三斤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

先生學生俱無踪跡

初六日五鼓東城有一赤腳僧浴家呼曰快走快走草廠在東城巡更人見一白髮老人走出走進知是草場土地也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於響之時駿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生者如此死者可知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條褥子者有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屋至東華門坍塌頗稍緩聞內閣格窗傾毀殊甚

宣府新推搠兵拜客至元宏寺街一響連人和馬同長班七人竝無踪跡聞其馬乃千金者

馮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似聞點名之聲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細一個疑是駕上鞏人此太監飛奔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大轎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邱兆麟牟志夔為甚但無致死者壓死奶奶公子愛妾者難以枚舉此變幸在日間若發於暮夜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阜隸俱各昏迷有一阜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管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二十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

角上其長亘天光初白色後變紅經時而滅後五月初三日又見如絛其色紅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於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京師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於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

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過震後止見轎打壞在街心女客轎夫俱不見

元宏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客身衣盡去赤體在轎竟爾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爲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腳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

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宐了他與他腰下鎖二鎖鬼卒與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尙未驗也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挂於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薊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地中掘出二人尙活問之云如醉夢

人變述略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

銅鐻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
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
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縉紳止於廷杖
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待士
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旣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
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論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
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瑞之兒孫及左
右皆有賄八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
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

事敢言初傳有天鑿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
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
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
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
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涖任之日吏部卽以
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寔構摘魏給諫逮過
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
餽千金於李寔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鄆者曾有言
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

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公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鐙

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為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為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于雲旣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緋衣捉械怒自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為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人叢中一人從

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諸尉競扞
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
人者卽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
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
是五人大呼其擊殺僞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屐喧
聲震地堂下萬屐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
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逡巡俱卻
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
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

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
尉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
人復聚毆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國
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
盡顧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
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尙多使置
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
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
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

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
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脇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
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
人夫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
璫聞之頗銜李寔疏爲激變寔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
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
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
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
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

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
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宐悉仆之或曰碑文
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
上或指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宐兩存永畱忠義如
綫開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
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
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
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
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

肥尉後舉削蔗刀斲其片肉擲堦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碧血錄下 完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冊

血疏附

一知不足齋叢書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貞生員臣周茂蘭號
奏為孤忠已被

恩褒沈寃尙未剖晰特博
天恩報父讎以彰

國法事臣父忤瑞懷死皆歸倪文煥謀之於內毛一鷺因而謀之於外殺人抵死

律有明條而文煥

鼎湖勸進一鷺亦嘗建祠媚增尤

祖法所不赦伏乞

部院將提到倪文煥即刻處決已故毛一鷺遠行禱戮庶父寃得雪

國法亦仰謹

血性丈夫隱容書

右疏紙高七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凡十有三行今提卷處俱依元式惟第五行元至因
而字止謀之云云八字作一行第九行至庶字止父寃得雪四字作一行今省減二行

天啓六年春大舉鉤黨先君子逮死詔獄陷先忠介
以媚璫者倪文煥毛一鷺李實也其明年思宗皇帝
卽位予匍匐三千里刺血上疏鳴寃時寓姚文毅公
官舍公退朝已舉燭矣問予曰明日上奏乎予曰然
曰脫稿乎予因捧以進公展閱見血縷縷則瞿然避
席改容呼童盥手乃卒讀既而愀然不語久之予詢
其故公曰若少年未諳事且方悲憤率臆以書中有
鼎湖勸進等語非臣子所宜言萬一天子廷詰將何
辭以對予曰易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耳今爾卜指

血充附

二知不足齋叢書

枯矣且柰何予奮然曰但得當上意先人瞑目九京
卽先人之... 敢愛因破舌取血更書貼黃以進
原... 逆賢雖伏厥辜而羣奸猶負嵎
微公言事且不測時予年二十餘距今三十餘年矣
思之猶怵怵然今什襲之以貽雲仍且志公之德不
敢忘也

辛丑仲冬茂蘭敬識

天啓六年吏部周公忤璫死之思宗卽位誅璫及璫
黨錄諸忠公子茂蘭刺指上書鳴父冤八見姚學士

學士曰上初立言鼎湖得勿不可乎易之血盡豈有
繼哉茂蘭曰舌耳書上上大泣進爵易名贈三世官
蓋異數云諸忠諸子姓聞其事各得乞時人歌之曰
孝哉周子伏闕陳指臣父忠死先王之制有則官祭
誅帝命曰可矣再命曰爾楊左黃李惟卿是視俾爾
子孫奉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敬亭山人姜埰題

甲辰五月過姑蘇與子潔上靈巖歸至芸齋子佩子
輝夜話佩兄出血疏貼黃讀之血光尙與燈影相射

計不見佩兄已二十六年距京師頌冤之日三十七年矣此時余方十九歲佩兄方二十四歲兩人相期所以報答君父者正未有量豈料今日相對霜髯雪鬢家國破碎泣然者久之 同難弟黃宗義恭跋
跽讀此冊而嘆忠介公之忠子佩兄之孝萃於一門傳之千古豈容有二至文毅公真篤之誼尤古人所難若非文毅一言余輩何由得觀血書貼黃佩兄之誠感若此也予侍忠介公最久親聆其談治閩奇績有出於循良之外者即史之所載亦未易有此嘗思

纂一異政錄而格於不文至今以爲恨事佩兄命題冊後因并及之佩兄操履高潔讀書杜戶孝友忠信孚於遐邇余何敢復贅 通家小弟文柟敬題

袁徵曰徵拜觀周子血疏而心悲焉天啓丙寅忠介公罹兇豎禍時同後先公側者先父師輩皆已逝最相親共事則維斗公幹九一及徵兄弟公幹早夭二子以忠捐軀而先兄亦沒惟徵獨未死故觀疏而四十餘年慘激如在當日惟徵親焉徵生晚不及見古人足跡所至少未能廣交四方賢者然追所嘗觀竊

以爲心皎如日氣如川方至栗然以溫如玉虛如谷
厚如春陽之未出其摯德無二三如太素之白未有
若公者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古之傳節烈何以加茲
而當世名賢亦可知已記聞緹騎鉤公徵慟而往見
公縣署公神色快霽如平生徵爲爽然自失越宿隨
父師再往師候公起居公日夜半夢回唯以未克葬
祖父一事恫吾心不復能成寐故徵以忼慨刺血求
殲讎人之胸感先皇泣下贈三世太常以伸公孝思
周子之孝也猶氣之可鼓焉者也周子葬三世舉大

事盡禮極誠必信諸爲弟妹娶嫁各不失道準經立
身立家施於友朋終始不懈以承公德其孝也非氣
得舉之而志克貞之難已然則公之正直人知之史
載之公之仁親而篤舊忘倦人不盡知之史莫載之
周子血盡復繼之以刺於舌冊傳之人知重之周子
之四維克張於身繼述不畱先公憾人知之而不知
所以重之後將莫傳徵故竝爲表著於冊以示後世
之君子袁徵再拜

吾嘗讀漢晉死義諸臣事略其忠節表表見於後世

而子孫之賢者李燮王哀而外蓋寥寥無聞焉吾鄉
周忠介以璫難死烈廟時大白黨人冤子佩先生刺
血上書橐既具矣商其事於先外大父姚文毅文毅
以語涉微嫌難之先生更刺舌血易其前橐今所存
者指上血濡縷猶耿耿心目閒難哉先生閉戶學道
削迹公府事母以孝謹聞友愛諸弟皆受成於學儼
於古之君子其姜肱夏馥之流與吾嘗稱述先生之
法言法行以爲後世式乙巳三月旬又三日有門生
學徒數輩會文於霜英堂先生出此冊相示余曰此

非一家規也百世師可矣屢閱不忍釋手子弟觀者
各歎息敬禮者久之 後學徐晟拜手恭紀

忠介公大節旣與日月竝麗河嶽比尊若夫原本天
真不繇矯厲則尤卓軼千古焉長公子佩於璫綫未
熄伏闕陳冤至誠仰格特徵異數具在諸紀中迺其
疏以血書上也方灑血伸痛時天地爲之變容鬼神
爲之奔泣及事濟之後神人胥悅設稍有矜名意必
震而傳之而子佩謚如也何以徵之徵之其事在烈
皇帝龍飛戊辰迄於辛丑已越三十餘年矣始出血

書貼黃原本自紀載易書之故歸德於姚文毅公而
曰以貽雲仍云爾遙想其三十餘年前灑血伸痛時
神志之專壹絕無名譽寵榮之念介於其間可知也
以之紹前烈則為真傳以之裕後昆則為真教以之
扶植人倫則為真種余故颺述其微為後世忠孝者
鵠焉文毅公泰山巖巖忠誠被於朝野故與忠介為
水乳合於子佩猶子之愛特摯文毅而在後進其何
所厝躬矣

通家弟李模敬識

忠介公以觸逆奄燄抗節隕身事具國史原其得禍

之繇大半因送周中丞一序及崇禎初諸權奄禍者
悉得昭雪而烈皇帝慎惜名器賜諡者惟御史大夫
高公副都御史楊公都諫魏公及公四人而已至給
已奪之誥命并及先世亦始於公則以公子茂蘭子
佩以血疏訟冤感動宸聽故霑恩獨優也公之得誥
禍以文章其得優卹也亦以文章豈非天哉余嘗問
子佩以公之文集則以被逮時訛傳且籍沒盡付之
火今傳於世者獨此序耳子佩亦不數數為文惟見
此疏嗟乎忠臣孝子之文得一二足以傳矣安用多

爲余嘗爲公作小傳例用短篇不甚詳又嘗記公誥
命事今子佩復以血疏貼黃屬題余之不文得數爲
忠孝之家作文字與有榮焉子佩之子靖年甫踰冠
好書有才筆他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并識
於此以相勗

崑山通家弟歸莊頓首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周忠介以下得賜
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
所以殺吾父者俛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服其辜茂
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奸

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鷺以死免
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禮部正襟誦茂蘭
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
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之仇父冤雖
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
仇之義也禮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
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費
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
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

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
讎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
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
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
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跡淋漓
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卽位而疏有鼎湖勸進
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
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
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葵皆守義執

節不愧其父禧竝得與友而先生行九高云王子中
秋易堂同學小弟魏禧敬跋并書

先忠毅與忠介公同殉璫難崇禎初元同蒙恩卹因
草疏陳情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者實自遜之一
疏始更援三品例請贈及祖父母者則自子佩兄一
疏始遂俾曠典徧及同難諸家惟佩兄錫類之孝所
及者宏且遠矣佩兄再刺血書疏述諸奸構陷始末
烈皇帝惻然動容俞旨下部院議罪至次年遂欽定
逆案頒行天下則此疏實啓之尤爲有功於世道云

時遜之年方幼學少佩兄十有三歲當日伏闕呼號
實遠愧之迄今游歷滄桑每相從話舊不勝家口之
感茲歲甲寅因過祝佩兄七秩坐雨芸齋出其書
貼黃原稿見示遂僭題數語於後輟筆不禁泣然

江上同難弟李遜之敬跋

純孝也子而純忠也父嗚呼惟忠介公端孝先生稱
爲父子讀先生此疏忠臣之忠與孝子之孝竝見碧
血丹忱淋漓片紙余小子忠介公同年死友繆文貞
五世孫也把卷不釋手 繆敬持謹跋

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所書蓋將
爲其父忠介公訟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此其
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
介涖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
鄉人所愛戴而倪李兩疏乃敢於誣譎狂噬幾至東
西易位黑白改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
彼毛一鷺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謔
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古今同轍爲之一嘔康熙乙
卯春正月長洲汪琬敬跋於堯峰之皆山閣

此吳門周君子佩所書血疏貼黃也子佩之父忠介公當熹廟時以觸魏璫慘死至思皇御極子佩乃赴闕具血疏鳴冤欲假尙方以堪讎人之胸洵一門忠孝哉按貼黃例應與疏俱上其所以得留者因疏未上時爲同里姚文毅公所見以其中鼎湖勸進一語未中窾會勸子佩易之子佩復刺舌血重書以進故原草得留貽至今嗟乎此天所以彰孝子也古今來忠孝節烈之事何限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後之人每每得其片楮隻字莫不寶若球琳葢慕其人而不

得見見其遺蹟如見其人焉此生民秉教之恆性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熹廟至今屈指五十餘年余每與後生輩談及當日璫禍諸事皆瞠目相視若漢唐宋之邈不相及何況過此以往乎今子佩幸而健飯亡恙若過數十年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見此草如見子佩焉則此數行丹碧者非八畱之而實天畱之也君家之子子孫孫其尙永保之哉
鍾山黃周星拜題
烈皇帝既誅逆璫褒卹死事諸臣周忠介公伯子刺

血繕疏請擊父讎給三世誥命疏具姚文毅公以貼黃語涉諱且令典贈卹止一身無及父祖者欲更易而難之伯子曰苟得請嚙血剖心非所苦卽不得可以報我先人遂刺血更定以呈俞旨贈公父祖如公官給誥命誅璫孽倪文煥吳肅公曰人非甚頑懦鮮不痛覆盆而切戴天之誼者吾以謂伯子仁孝不難於請命擊父讎而所甚難者曲推公顯揚之夙心而抱遺恨以不瞑至格以二百七十年成憲於以邀三世之恩榮此其數真萬億之杪分固掌故家所欲爭

姚文毅所爲遲回而莫敢幾幸者也煌煌異數賁及泉壤雖天子仁聖亦詎非伯子之誠孝有以啓之乎嗣是胥援例以請不皆心得矣然則事固非偶然也予展貼黃原本欬歎久之伯子復出三代誥軸拜觀之謂子曰往改革患兵燹俾弟茂葵藏之雪水突遇兵失其二茂蘭無如何搏頰顛天庶幾延津之合耳無何有卒王得勝者踵門投刺出誥以還之而去嗚呼亦一奇也古有揮戈而卻日桴膺而隕霜悲泣而摧城浩歌而裂石而况忠孝之六子亦誠而已矣

五十又一年年家子宣城吳肅公拜題

戊辰改元周子子佩先生刺血訟冤請給三代誥命
余作寶綸篇序之矣其易貼黃一事詳於諸公跋語
中方先生伏闕上疏時年僅二十四余始五歲越三
十五年辛丑先生館余於芸齋出片紙相示血光淚
痕宛然若新今再見之則已裝潢成帙更十八年恍
如昨日先生年七十有五余亦五十六矣時己未暮
春八日也武水弟魏允枏謹識

芸齋先生刺血頌冤九重動色邀三百年異數於未

得時蓋有必得之理及其遘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
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
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從人從鬼神從各各不相
知各各相到人人具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減發處不
真用處不純則感者同應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
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
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劃然是與
非較然純與雜紛然皆不離乎一真忠介公之世界
以觸邪以養直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眉常動蓋

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舌可枯精誠不歇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嗚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殺忠介公之身奪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之誥命慰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絜短者文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轉不知其然而

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用成用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已

未天中

昔烈皇帝卽位之始褒卹先時死諫諸臣首周忠介公賜贈賜廕賜祭葬賜諡建祠賜額典禮備矣更以所贈之官追給三世誥命則以子茂蘭之請而烈皇帝之特恩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茂蘭之謂乎初茂蘭匍匐詣京師上疏
鳴父冤乞誅姦黨復其讎刺指血以書姚文毅公見
其有鼎湖諸語謂非所宜欲令易之而以血書爲難
茂蘭曰先人之遺體茂蘭何敢惜更破舌取血改書
貼黃以進故元紙得私存笥中宏撰嘗盥手讀之一
百四十四字光熒熒如纈不化碧也今五十載餘矣
旣遭喪亂所藏誥命竟失二軸茂蘭號痛不已有卒
王得勝得之詢諸鄉人悉忠介公事乃戚然踵門以
還嗚呼人之好善無貴賤知愚皆同彼魏逆不足論

倪文煥毛一鷺獨何心邪茂蘭字子佩自甲申變後
高隱不出與宏撰爲三十年兄弟之好宏撰嘗大其
復讎之義推其志等於王哀則此書長存雖稱侍中
之血有不與竝儼者況其他哉況其他哉華山王宏

撰謹識

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念烈皇帝之恩與宏撰每一
言及輒相對泣下霑襟宏撰以兄事茂蘭歷三十年
嘗大其復讎之義推之等於王哀蓋哀以不事君者
不忘父茂蘭以不忘父者不忘君所遇雖殊其志一

也河山不改日月嘗新則此書永存將稽侍中之血
有不得與之竝儼者矣況其他哉況其他哉宏撰改
此冊題跋凡一十有五則其血性丈夫四字費隱容
和尙所書先君子鼎革後潛心二氏之學歸依費老
人時有五燈巖統訟事寓居芸齋者半載卽其時命
筆者也恐見者不解其故謹書數語以識之

男靖百拜

芸齋周先生復讎血疏書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讎倘矣然有報之而

過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戮死
鞭墓上讎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是也奮身陷
陳殲敵是求而讎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
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刺客奸人此
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
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
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坊忘親之亂賊耳而況瀝血
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讎一軌
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嘉宗之季璫禍橫流忠良荼

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追聖人御寓逆璫伏誅追
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既釋其痛而雪其冤矣而獨芸
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讒不共戴天苟不能明正璫
孽之辜則父讎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齧指出血書疏
叩闈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
改容遽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四畱於家以示
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實千百世
吾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咸曰是父
是子既忠既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讎

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
介公長子云

壬戌秋九月二日 秦餘山人侯齋徐枋拜書

天啓奄禍實削國家三百年之元氣雖遇烈皇撥亂
反正而仁賢云亡宗社顛隳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
顧炎與佩兄少爲覆巢破卵煢煢無依倚壯直陵谷
遷移追念先人報國捐軀之痛甘爲農夫以沒世豈
有他哉苟得如佩兄杜門讀父書其於家國兩無媿
矣炎當乙丑丙寅之時幼穉如螻蟻既不能效緹縈

之贖父又不能若佩兄之刺血以訟冤今老而無成
負我所生卽見於曩日癸亥仲冬過芸齋敬觀血疏
帖黃以淚和墨書數語爲跋

姚江同難弟黃宗炎謹識

端孝先生血疏貼黃書後

自古人子訟父冤於朝若漢之緹縈梁之吉翺皆載
在國史昭示後世俾知所感發興起用以翼世教於
無窮也然二者所遭之難猶僅一身一家之故幸而
邀恩寬大遂得全所生而被令名若夫孤忠勁節折

逆焰之煽天抗凶鋒而舍命爲之子者巢傾卵破百
身莫贖其荼毒不啻什伯焉於此竭力以伸復讎之
大義豈不視古爲烈哉周忠介公旣死璫難冢嗣芸
齋先生當思宗登極初已奉卹贈死忠之詔而以忠
介之禍實一驚文煥造謀誣捏若不瀝血剖陳則人
子不共戴天之讎終猶隱忍所以纍纍數千言草土
孤惇千冒忌諱卒至指枯舌破而不自恤也及乎九
重動色朝奏夕可大憝就殛錫命重申直洩天地神
人之憤以昭國威以肅臣紀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

余讀先生疏詞謂當與漢梁二史所載後先輝映未
可略也嗚呼世遷代更當年金匱之藏且散軼不可
問矣而先生繕疏成時貼黃復改乃留是幅藏之篋
衍至今對之血漬斑斑淋漓紙上有不容嗟太息者
當非人情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必有所憑藉
以傳而不可隱闕者此其徵也其光足以貫日月其
氣足以激風雷同此一腔熱血爾若曰烈士殉名終
非篤論余故表而出之且以待夫史筆之續古者

壬午首夏通門後學彭定求書

六君子死瑞禍魏忠節周忠介尤慘烈忠節子子敬
爲父捐軀忠介子子佩刺舌血上表訟冤贈及三世
兩公可謂有子矣每怪佞佛者以血寫梵夾其何功
德之有若是表淋漓痛切所當大書特書於國史者
也康熙壬午冬明史舊纂修官秀水朱彝尊謹書
書徐子俟齋跋周芸齋先生血書復讎疏後
余生也晚不獲見周忠介公死事之烈少讀先君題
筆記而想見其爲人後讀頌天臚筆載芸齋先生血
書一疏低徊久之夫非盡人之子與而先生能雪所

生之憾如此俟齋以復讎三案鼎峙於前而以先生
孝思比量於後以吏才而談快心之事色飛神旺宜
其親切而有味也閱予小子抱恨終天痛心欲絕捧
誦斯文奚容贊一辭哉易亭楊元咎

武少時見先君子正孝先生跋澗上徐侯齋先生書
周端孝先生復讎疏後因歎忠介之忠先生之孝千
古未有顧所謂血書貼黃原本畱藏於家者未得見
也今歲秋先生孫鸞翔出示余乃得盥手讀之疏
刻倪文煥毛一鷺兩人奸狀兩人皆迎合魏奄意疏

陷忠介者也崇正初元魏奄伏誅而兩人尙漏網故
先生疏劾之嘗讀後漢書李固傳固為梁冀所害冀
誅詔求固後固少子燮乃還鄉里燮姊戒燮曰先公
正直為漢忠臣弟幸而獲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
今奄既誅矣先生復亟亟請正文煥一鷺之罪者何
歟蓋李固之死與固為讎者梁冀一人而已馬融雖
嘗為冀草奏然迫脅於冀融非主謀也梁冀既誅則
固之讎已復矣忠介之死奄意中尙非所主名而文
煥一鷺陷忠介以媚奄則與忠介為讎者文煥一鷺

較甚於奄奄雖授首而兩人未誅則忠介之辭故在也先生曾與之竝生於天地間豈是故變姊所言者明哲保身之智完遺卵以全破巢而先生所請者不共戴天之義伸國法以雪家難也疏上得請文煥就戮而一鷺以前死倖免於是忠介之忠益白而生任復讎之志伸矣疏彙得畱者以疏有鼎湖勸造字姚文毅公見之恐涉嫌諱乃更易之而原本遂藏於家書疏之時指血既盡繼之以舌嗚呼袁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碧侍中之血濺帝衣而不浣兩公忠臣先生

孝子其不朽於世一也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今彙爲兩冊而先正孝之文雖跋徐侯齋先生後實書先生事也敬錄一通補入冊內而武亦并附一言於後云時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重九後一日通門門下晚生楊繩武拜書於古柏軒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原本百餘年來諸先輩跋語詳矣跋中同難者四姓一爲餘姚黃梨洲宗義晦木宗炎竝太僕忠端公子方思陵卽昨梨洲徵君詣闕

訟父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搥崔呈秀之胸拔其鬚
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之墓何其壯也至作跋時霜
髯雪鬢家國破碎又何悲也一爲江陰李匡生遜之
太僕忠毅公子跋稱崇正初元葦疏請以新贈官階
封及父母計時先生年甫十一而已能伏闕陳情斯
固奇已後福王稱制復上疏以易名請然則先生前
後已兩伏闕而梅村祭酒作李忠毅公神道碑書其
後而佚其前微此跋其事不幾失傳歟一爲嘉善魏
交讓允桄太常忠節公孫孝烈先生學泮子卽周忠

介公女壻當忠節被逮過吳門時忠介慰之舟中許
以女字其孫者卽交讓也一爲江陰繆以直敬持簪
事文貞公五世孫文貞雖與忠介同年同難而齒最
長故早有五世孫焉此四姓皆同難家故感事話舊
聲多嗚咽又考忠介公被難時吳中故人身親後先
左右之者爲徐文靖公泚楊忠文公廷樞暨袁公白
徵冊中袁自有跋至文靖則有子侯齋忠文則有子
易亭兩先生爲吳中三高士之二竝以忠孝名家痛
深家國故其情詞感切亦與同難者等他如蕪陽姜

貞毅公爲東林宿老崑山歸元功莊錢塘金道

上元黃九煙周星宣城吳街南肅公及同里李
必菴模文端文柟徐損之晟諸先生皆勝國遺民諸
跋中氣節激昂性情真篤儼然如見古人嗚呼其可
感也已夫以附璫諸逆如倪文煥毛一鷺輩得志一
時誣譎狂噬其敗也煙銷灰滅至子孫羞奉爲祖宗
閭黨恥道其姓氏而二三清流君子雖經國難家禍
滄桑翻覆而忠孝清白子孫世守故家舊姓通門世
好以及海內同聲其氣之士其節義相許患難相卹

之概依依如一日乃至片楮畱傳見者起敬或盥手
斂容或摩挲撫玩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嗚呼其
又可感也已跋分兩冊向爲芸齋後人世守今歸松
陵趙氏芸齋之自跋固曰以貽雲仍然天地閒忠孝
文章原不必爲一家物也時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十
一月冬至後一日震澤後學棘人曹森敬觀并識
予讀周忠介公燼餘集知公之向佛也蓋處其被逮
後與人書惟以冤親平等自釋此豈激於一朝之忿
者所能幾哉既觀此冊費隱老人題字及公孫靖所

述知子佩先生亦好爲方外之游其於老人實有支
許之契其家教然也普賢行願品云菩薩從初發心
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乃至剝
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觀
公父子閒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於種種難行苦行
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卽作梵冊觀可
也歲行盡矣竹窗雨霽轉罷華嚴偶從戚友家借得
此冊披覽載周謹書其後如此乾隆四十七年除日
通家後學彭紹升題

懷玉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貼黃遺迹屢欲見不
可得今年夏晤彭進士紹升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姓
念將訪之而未暇頃過桐鄉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
攜以見示思通鬼神抑何幸也疏計百四十四字復
讎之義易書之由一時同難子孫洎勝國遺老論之
甚備先生當國變後隱居不出忠介所坐之榻終身
不敢坐所御之物終身不忍御殆古所謂五十猶慕
者故至性激發奮不顧身指血旣枯繼之以舌卒能
目睹父讎伏法諸君子竝賴先生獲邀曠典蓋養之

有素矣孝經緯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彼求孝子者何獨不然獨是熹宗
初歲雖承定陵叢脞之後然流氛未熾正士盈廷疆
萑不虧民神猶附徒以政出嬗寺太阿倒持元氣剝
喪國隨以去記曰血者猶血其在此時乎夫血憂色
也忠臣孝子亦不得已而見之或化而爲碧或凝而
爲白有不自知其然者當忠介之下詔獄逆黨掠治
必大罵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
否公喫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潛斃之今先生

之疏經百六十年血痕縷縷如新蓋日星河嶽之氣
流貫於家庭是父是子血固多人一斗爾烏虜爲人
臣未有不慕爲忠介者也爲人子未有不願爲端孝
者也觀是疏未有不肅然易慮三復之什襲之樂得
而稱道者也然而忠介端孝之行世卒未易覩此予
所以泚筆永歎不禁淚霑衿而汗浹背也乾隆五十
一年閏月棘人趙懷玉浣手敬題

